聲律關鍵

第五韻

排演題意　　敷演詳講本題之意如雜𥚃他意皆非正格

天子學問至蒭蕘

[illegible]足者常若不足勢之甚踈者實非可踈道所寓以隨有智豈容於[illegible]微足以補進修之未而不得之慮亦能裨講論之餘我是以暨堯芻之[illegible]以勤如道若可師聘造有莘之野講如足就顏先諸哲之廬

側身脩行

[illegible]雖輿而穹壤之无間心術至微而神明之在前求諸君德苟有毫釐[illegible]戒玷猶影響之照矧琁璣之變至意者修為之或愆故吞顏欲隆[illegible]交勤敢怠於周宣

[illegible]與天下畫二

无定而理則素定人固可欺而心難自欺矧可生可殺雖君之職而或命或討乃天所為是必功之等也村以司勳之掌法之平也歸於廷尉之持雖云二柄之我出必使衆心之共知

君子謀道不謀食

大抵悅以口者不若悅心之美樂於外者寧如樂內之真如資深居安然契於至理雖曲肱飲水何歎於吾身蔬所以食毋暇於日昃養且殊於小人志若宣尼豈七日絕糧之愠樂於顏子甘一瓢陋巷之貧

聖主言問其臣

大抵治忽先形也或自一言之所召是非有理也恭以衆賢而可知苟朝令暮任意以為決則君唱臣和造端之必虧惟此不以分嚴于上而弗與下接不以言發乎已而或忘爾資有可問者吾寧已而命欲作於高宗必求諸說訓未敷周武當訪于箕

孝宣務行寬大　　傅宗起

大抵振已弱之勢者嚴固貴於專尚恃一己之嚴者患恐反生於所偏憤此心深為之慮則其弊將有甚於前此所以意欲上稱恩期下宣寧聽其欺謾謂吾見之不及毋過於攷察意其情之或然寬有可以相濟務敢忘於急先豈不見五鳳詔頒禁政苛而切失黃龍令下戒吏酷以為賢

七制役簡刑清　　積句歸意

大抵治非成於始而成於善繼法不貴其盡而貴其有遺況惻怛之懷在累世以

惟一則煩擾之政豈於民而或施息肩方爾繼以滅卒約法未幾從而定皆臨以御以作之述之跡網息民始有寬仁之主平搖綾獄於閒愷悌之資

封事謗木之遺

切謂夫晦己之過者豈如彰己之有過懼人之知者孰若祈人之盡知奈何古意淺遠疑情日滋使縱言无忌而反慮於形迹寧抗辭弗露而獲陳其便宜究洪博大固有間矣剴切勤拳庶猶見之宜爾鄭公薰著欲聞之語如何吳氏直形令比之辭

周立九府圜法

大抵財雖君所有也非可獨擅法為民而立也當存大公使官府出納不分職迭掌則財貨本末殆有時而或窮今也并列衆職疇分庶工寓法意於彼此相通之際均民財於盈虛不一之中

乘國如乘航

天下大物也輕用則必敗治本多變也難全而易虧儻蓄安養逸恬不知畏是涉險冒危聽其所之必也蔚湲倰戒左吾右支毋令沉溺以不返抑使重輕之得宜未得衆情當鑒宣公之猶水苟明經制何憂賈誼之亡維

刑賞忠厚之至

大抵天下之法固一定以不易聖人之心有若拡而實公儻於法之疑不以推而相濟則此心之仁殆有時而或窮

舜歌南風天下治

大抵君民之分勢若萬里宇宙之内性均一天三尺絲桐也在我者既有感耳百年父母也為下者烏能恝然

復見天地之心

請言夫化工何有於顯晦氣序寔為之變遷方柔勝乎剛則此意隱矣及靜極而動則其機曉然况三陽得子以始兆萬有非陽而不宜茲變化代興之意見生成不息之天

君子知稼穡之艱難

大抵論君民之勢則雖若有闊語上下之情則曾何異宜我處安佚兮念勞者之弗息我足肥甘兮思黎民之阻飢况農事不可緩也宜嗣王其監于茲豳風七月之詩乃陳所致无逸一篇之義首及先知

賡夏論唐虞之際

大抵聖心恬淡則不惑於口好帝學高遠則每思於盛時况精一之傳此日親
撥而揖遜之美于今可追伊欲考稽於治道是宜詳論於經惟可謂盛矣庶幾及之

天子齋戒受諫

吾知夫欲盡理明者見利害以不惑神凝氣定者於聽從而不疑今也疏瀹万慮澄
清百為儆戒自死處之日齋明如盛服之時凡有告者虛而受之所以詢彼八虞尚
想文王之肅肅洽于四岳益彰虞舜之夔夔

上聖番仁義之統

吾知夫道足以高世則已大而物小善足以服人則上行而下隨今也廣克特係於
方寸丕冒可周於八維兆民信之也或資於經理西吏慕之也蓋屬於羈縻无不
該也孰能外之得若高皇自彼結人心之日其如周武本於置天下之時

延英講天下事　　接句轉意

故嘗謂事緒不一端有利興害君必死兩用不動則嬉况賢人正論易間於門庭
而宦官女子每移於宮闈之私故我不以万乘至尊而輕生靈之念不以九重至
邃而惟田里之思事有不可緩者卿等其悉陳之

受計甘泉　　接句轉意

大抵關國體之重者當以時上急民瘼之隱者豈容地拘雖遠壅之害非奏
課之當受然愛民之意與敬神而則俱故此侯國方來於會計朕心敢忘於斯須因所者從而學于
體物　體物與體實爲同管前則指爲似而體物則指體題字不可如譬喻題對說

君以民為體

因知隔形骸者未免黨偏之累合人已者第何為我之私況民風舒慘視上意之好惡
與情上皆亦國體之安危是以刑靡關於剌骨恩深至於淪肌均所發也于時保之所
以爭吾瘠而天下肥論激明皇之語雖不傷而朕躬痛詔形唐武之辭

聖人陶成天下之化

大抵民生万類若器之別人主一身猶甄所為使鼓之舞之不自我出是以称者橡者
聽其自為令也風播於巽火重以離雖器質之良誰獨死是亦薰陶之教神而使之

漢網漏吞舟之魚

大抵詳於作法者至微而不貸寬以與民者雖大而有遺念為漢淵歐嘗嵌於襄日
則救秦轍過宜疏於此時茲所以網目甚闊滌章靡瀕辯士可意也且弗忍網罟可
餌也寧或饵施寮或至於過甚所何由而得其志明約法之初特稱其有傳述
破觚之制因號而為

納言喉舌之官

大抵國體之重視一體以相若王官之建即五官而可推閑卸或壅身且皆病志意未孚君當致思是必遴選忠良之佐恪恭夙夜之司儻畢達其情无所蔽也則近取諸身舉皆似之所以職謹聽宣舜舉咨龍之典德无吐茹周歌命甫之詩

譬喻 對講

賞罰无私如天地 對起

大抵王者於人善惡付之公議代工於物生殺本乎自然賞慶刑威何有於我春榮秋悴各安所天

大抵造物之理非有意於育物攬權之主初何心於用推慘舒之運厥有常數黜陟之際亦其自然俾知愚賢否皆當於分如榮悴燥濕各安所天

文帝愛民如赤子 題字對起

大抵親之愛子也莫切於初生之始君之愛民也尤先於新集之餘保抱弗勤則易失所養撫摩不至則孰安厥居故帝也憫此時之凋瘵盡吾意之勤渠恩所及者情何異於業使相安嬉戲有小兒之狀刑爲頓弛悲傷因少女之書

聖人之道猶日中　題字對起

大抵日㬢中天斯顯照臨之正道至聖人始无偏陂之叙跂而未及者若方升之畧求於過高者如已具之時信理出於公斷莫能易猶象正于午不容少移可謂中矣嘻非仰之若晝有經本虞帝惟精之執自朝以至見周文適正之為

善問如攻堅木　對起

蓋曰木有至堅而無不可攻之理學非易進而有必可盡之時順其脉理則節可得而解矣循其次序則道豈閑於遠而知此而問善哉所為

得賢如南山之有基　對起

豈不以山成於累土固以其㙜國立於兩間扶之者賢未有勢不壯而巨鎮安矣未有士不用而洪圖屹然

藏頭　說出主意又切題字

堯舜使民不倦　藏易意

大抵人情於久則易玩易道乃神之所為居巢未厭則棟宇何取衣皮當變則衣裳以垂故凡日用之不息蓋使民由而莫知

聖人有金城　藏得人閔圖書

吾知夫強弱之勢也責在麾下藩屏於國也姑為正臣今也宗廟社稷而率厥效力輔翼扞禦而舉皆得人既已推志而衛上豈勞設險以臨民所以弃州資李勣之賢敵難窺同河朔獲真卿之守師自遠退

以題字講

閔雨有志乎民

大抵歲之豈歉惟雨是仰君之憂樂與民則均民望歲兮所以望雨君念雨兮乃其念民今也雷未作解雲猶在屯能軫如傷之視斯彰待愛之仁

太宗得至治之體

大抵世非无治也種其至以罕見治各有體也顧所得之何如或純粹於唐虞之際或駁雜於秦漢之餘

脩身在正其心

身者我之累也難以自檢心者形之君也責乎謹思使心為形役蕩不知返是身非我有　況能善持

此類挨

星重暉

吾知夫聖以明繼象因類推離兩雷洊於模寫以未盡日光月重尚揄揚而有遺推此鶴棋清玉璣極之澄霽龍德茂乎珠光之陸離可謂明矣而遠矣惟其有之而似之

宵中星虛殷仲秋

大抵歷與象以推一時因文而可推永而火則仲夏迺應短而昂則仲冬以知刿令也元鳥司分啓閉爵等天黿騰耀輝光陸離宜西顥之正矣見離方之炳而

接句叙古者後世

庶言同則繹

大抵言弗當乎理則同異何擇斷必主於獨則是非悉知故詢事考言古人首重於明試而既人謂已從世寧甘於自欺我是以審論道之經而論匪苟合張聽致之繩而聽非徇私使巾若亂絲蔑有所主則同如濟水亦奚以為獄亦罔熙文后繼聞於田宅人雖謀及武王不惮於數時

社日卜來歲之稼

大抵苍神既至爰有望神之意茲歲雖稔得無繼歲之思何後世徒舉
祭於凶荒之日而古人每預祈於揫斂之時詩方載詠於良耜事已悉占
於肆師向承嘉祐室既盈止今卜春時神其聽之

接句叙來歷

車騎校獵上林

帝意若曰因時習武乃可以強國弛兵撤備若何而訓民雖期門舊制久矣不
講春故事今焉可遵此所以禁禦是狩帝尊必親象輅嚴而焉自按節
天戈指而獸无犯壘非軍容於此以素習則士氣昌為之一伸不見平子寓
詞武節美西園之閱孟堅奏賦師屯嘉中圍之陳

金城圖上方略

蓋謂兵出萬全虜不足勝事貴一見臣當請行況鮮水不通有昧地險而罕
开相援難窮敵情是必目擊西羌之利害遽披北關之忠誠苟不殄寇有如
此城雖降虜万七百人平定可期於朞月奈留田一十二事從違尚半於
公卿

宣王復文武之竟土

天道好還孰衆望之攸係祖業至重非聖君而莫傳嘗嗟小雅盡廢於厲不意後代復興自宣岐陽如故鼓可再勒洛邑猶舊鼎何用遷九而今日之疆理莫匪昔時之土田武成常武安有異義漢廣江漢可為一篇想雲漢昭回再覩若臨之日月諒崧高峻極重瞻所過之山川

漢開獻書之路

大抵道以適治也道在則治舉書以載道也書亡而道喪況夫煨燼之厄幾至泯絶簡策所傳豈無闕疑故表章之務不忘於累世而搜羅之意屢見於當時自然于于而來矣孰肯望望而去之豈特送官悉上壁中之古又將遣使殆求天下之遺

接句暗用事

舜察天文以審已

大抵天之垂象也雖厥意之有在聖之奉天也顧其德之何如蓋景星慶雲未必福我而烈風雷雨疇非儆予安得不考常度於災除之次謹厥身於修省之餘

湯立賢无方

大抵君取人才也非以地而擇才滿天下也惟所用之宜厥案漁鹽皆有遺逸山林草澤豈无俊奇

太皞以龍紀官

豈不以事之始創非私意之能立祥不徒致皆天心之所為律聲鳴鳳啼因負况龜工以人代將詔於來世而圖自河出適符於是時象蓋德應僃宜類推

大抵符瑞之來固待人而後著聖神之治必承天之所為要不應則事曷可紀鳳既鳴則歷由是推羯乃聖通神明之秘而皇天降眷顧之宜緊五色成章祥有如此則一代紀官予寧捨之

人主天下之儀表

大抵人情雖異也蓋有感而必應上意所向也雖未形而已知心何關於國而以正國治躬死興於俗而躬行俗移蓋蓋我有進端之謹故爾民皆僕志之丕率率之以則仁足為表範之以禮則禮猶有儀刑若文王作乃四方之式正如湯卷夫九有之師

天子游六藝之囿

大抵志玩於物而志必易喪樂存乎理而樂常與俱況威儀三千皆羽旄管

答之美而聲詩三百有禽蟲草木之殊得不涵泳群經之奧盤遊之念之死蓋
人之所好者第上遊畋之地而我之所樂者亦惟禮義之區囿有如此心常典小
于想夫孝文並置于五經增之無所文后既重於六畫小亦宜乎
大抵聖訓精微理隨寓以皆得君心恬淡樂在中而可知山水之觀寧如死逸之
為戒東禹之好豈若求招之有詩

師直為壯

大抵勇怯形也雖可以相勝是非理也終難於自欺蓋事歸於正則禍寬不
可以勢侵愧發於中則猛士亦為之氣衰

刑賞與天下畫一

請言夫長民者當有齊民之政用法者貴無撓法之情使蒼頭可赦則罪有幸
免如縈纓可取則賞何太輕是必重戒横恩之得深虞約束之更俾天下咸定于
一而斯民以直而行

風雨霜露死非教

大抵王志有象隨見皆著天道至教有開必先一霜隕之謹可齒麟羊之戒
一風行之命可為龜畫之傳凡吹噓凝潤所至時先信告戒諄複其機朕然

顧將四者以示教惟恐一毫之有忒

大抵禍福於人而將伏盛衰與世以推移開元之治而浸以天寶之亂庭燎之美而繼之沔水之規故盤遊適所以來禍而盈成尤貴於能持履霜念堅冰之至桃蟲信飛鳥之雛懍矜是日之安也併與前功而棄之

聖人畏无難

鑒燧取明水火於日月

愚知夫氣以形召物因類推霜何與於鍾也霜隕而鍾應黍何關於律也黍生於律吹況為數本生於天地而取象皆同乎坎離苟陰符夫逐或不亂此雖潔粢豐盛又何用之既極感通之妙斯明精一之惟

禹卑宮以昭教化

請言夫防民於近古者庶可復古救弊於已濁者殆將益濁污樽為禮而雕俎猶甚土鼓為樂而朱干亦隨翔鵠宮室之成制已肇規模於曩時一啓尚文之漸寧无作俑之嗤人所難蓋禹能永惟

回聞一以知十

大抵理不難見也人則无見見實揚窮也理奚有窮故吿往知來者未得於

切瑳之外而舉隅不反者尚遲於憤悱之中惟是致而格物乃能原始以要終
人所難到四能默通吾與爾如言可稽於孔子闡猶未達諭何取於楊雄

充試臣以職

帝意若曰用人之初在別於賢否臨事之際方覩其設施令色孔壬者察其色以
辯辨靜言庸違者或以言而事欺我乃采重若績思汝熙由其已用因是以
大用課以所為庸如其未為有所試也敢忘察其雖師錫曰虞尚有歷難之任
既僉言舉鯀姑從可以之辭

議盡天下之心

大抵辭有限而事則无極情无已而言多有遺六太息而猶恨其他之闕三
對策而尚懷靡竟之疑惟此有論有難孰尊孰卑寫憂國愛君之志為游談
聚議之辭懷欲吐者慮皆竭其矢厥謀謨萬國致姚虞之得稽諸卿庶三千見
周德之惟

天地和應五穀登

大抵氣之和順皆君德之所召物之豐歉惟化工之是資風反於郊禾乃大孰
陵生於谷黍然後滋今也元化妙冲融之運百嘉臻蕃殖之宜高下兩間

若有異也精誠一意自然感而

山海天地之藏

大抵隨寓以隨春造物之生意可公不可私者君人之利權若山不封蓋與民共澤梁无禁魯非已專信寓實蘊藏之地皆羣黎養育之天苟爲聚斂以太甚夫豈生成之本然未多左氏之言國之寶也當攷戴經之訓藏所與焉

文章政化之黼黻　據字起

吾知夫文非小技也豈於治以无與治有全美也必以文而彰一獲麟之歌尚炳乎漢一平淮之雅且光有唐矧此蔚若經世煥乎有章斧藻其德兮燦憶輝於爲黼粉飾其治兮昭治具於盎囊孰謂圖田而經理不資揚厲以鋪張

舜察邇言

大抵言雖至微或於理以有得君惟不察易以常而見遺狂夫之議雖明聖以必擇庶人之謀有公卿之未知今也蔵存立木人所易見采及負薪謀非甚奇固非屑屑以如是恐以平平而失其

接句用事　一韻有此等句便有骨力前輩謂之賦骨

善日者王

大抵願志之主戒在欲速圖大之君貴乎有常宣光庭燎則亦如厲湯不盤
銘其何有商必也基宥密於夙夜緝光明於就將期以積年之久庶乎有道之
長具食不遑文德果興於百里寸陰是惜禹功遂祖於三王

黃帝以雲紀

大抵事以瑞紀後著人非天而不因圖不授義則八卦孰畫書不畀禹則九疇孰陳況
雲成之祖方有類其事而帝之順天默通以神事苟不紀祥徒爾臻

有功祭于大烝

吾知夫臣之立功也豈祈報國之示報也禮宜益隆商惟大享乃不掩
善周匪元祀如何記功爵所以嚴薦獻於狩田之後新儀客於宗廟之中
昭一時之異數極萬代以無窮
吾知夫目之愛君也自死時而或已君之敬臣也當謹終而若初念漢食可惟　善免化
此意素重豈銘鑑士亡其情遂睽迺所以極其享於芬芳之列想其來於歆
聊之餘禮苟缺此情奚

禮義廉恥謂四維　此五字句之好者也後來多不逮不如前截

愚知夫治道有根本則保國為甚易人心知理義則愛君終不衰鄭惟固守魯難犯利或交征梁胡不危惟此設而遇日則日也有守張而行令則令焉莫移苟此道不有存者雖一日豈能安之

清廟一倡而三歎

以是知備器非樂動人在心故曰以德盛而盛不以匀舜以孝感而感非以琴惟死聲之妙姑托有聲之下雖所歎之婁莫形永歎之深

人主之勢重萬鈞

大抵國體所係要在本強而支弱天下之患莫大勢齊而力均必鎮如九鼎乃可強趙使輕若一毛不難舉泰

知者樂

大抵心主乎靜也本非物之能感人有所蔽也始宅心而自撓東西不分則殆有楊朱之泣黑白未辨則徒為墨翟之悲今也至則能斷用而不遺察倫明物可謂遠矣反本澄源是謂樂斯

顯宗圖功臣於雲臺

大抵臣子立功也初豈祈報人主報功也久而益思形圖周勃者優彼安劉之日像

著范蠡者追於去趣之時況此前朝之坏復實資列將之驅馳風雲故
老有不刊之績業冠見遺跡存可想之威儀示弗忘也從而錄其

吏治民以考功

大抵毀譽之來有所試而始見賢否之辨要其終而後明故即墨之謗難掩
大夫之善敢而陳濤之敗乃知房綰之虛名積欲詳究任置為吏

多助之至天下順

請言夫古今有正理動則至應遠近雖殊勢情何間然十夫予翼豈三監之
能叛羣策吾屈宜孫嬴之必顛今也勇畧輻湊材猷茹達在朝在野均保衛上
悉主悉臣同乎戴天所以人各贊講三輔喜迎於光武祐因坐佐諸侯復會
於周宣

明主可為忠言

吾知夫國以身許何論而非可君不我知雖忠而亦疑叚豫何見諛於秦而忠
於漢裴矩何意直於唐而佞於隋蓋君德晦明苟或一判則言路通塞始
分兩歧

仁人用國日明

吾故曰興衰萬變惟義不泯誠爲兩端要䋣可知裹甲掛宋智術窮矣嬀素聲楚神人鑒之况堂堂大國扶義而舉豈區區䶊討周民可爲有善用者其如示斯罝若武王世仰有光之伐施如文后人瞻於鑠之師

顯俊尊上帝

大抵才之生世也蓋不徒爲君之事天也决非偶然以申伯則降于山嵩高之嶽以傅說則騎于箕宿之躔惟茲俊傑以在位是謂嚴恭而奉天想夫商野營求夢敢輕於賚弼周行任使佑益重於生賢

君子道法之摠要

大抵理必要終則能極其至事不揣本則曷明所因故經非病漢也以曲學之病漢法非負秦也以有司之負秦欲識所操之要皆存能治之人夫曲欲存必周公而後備九疇未叙得箕子以攸陳

王道正直

大抵道行于世每窮千古以不泯聖訔乎道惟慮一毫之或私大而且直帝所謂盛讙以不正霸如彼卑趣所以刑政備而有枉必措禮樂盛而无邪爾思是皆直在中矣夫豈偏黨反而適若文王節儉著召南之化遵如周武平

康形洪範之要

意若曰

車騎校獵上林

帝意若曰苑田有常禮也貴在農務之隙盤游非盤德也祗為講武之因況投戈息馬已久君戢順而時行狩亦非擾民斯所以和鸞譁兮肅山靈之護野旌旄舉兮翔華蓋之承辰事所宜講兵非苟陳

宣帝詔講五經同異

帝意若曰經可派於秦而難派者理經雖存於漢而所存者書況章句之流溺彼拘攣之習而言語之禍甚於灰燼之餘

反接

命義天下大戒

大抵仁義禮智我所固有君臣父子人誰獨無僕各分干越不顧尊親之本則俯仰愧怍豈勝斧鉞之誅是必全其行於晋閟之域寘其身於尚揆之塗罔莫大此犯之可乎

履德之基

大抵踐履之學當講貫於平日進修之效實權輿於此時儻積得百年容有纖毫之累是為山九仞終於一簣之虧必也思虎尾之不踐戒羝羊之觸斯蠲行之攸積信丕基之實維

接句一正一反

一日克己復禮

豈不以人惟有私也此天理之由蔽學欲反本也在私心之盡除汨而忘返縱沒世以先見洞然能覺雖微頃而有餘烏可梏亡於旦晝所宜力戒於居諸是禮本同然也非誠熟熟能與於

忠恕違道不遠

吾知夫道非遠人也散在群心之用人之求道也實原一念之微故小見自私則廣大難致而至公無蔽則中庸可依苟能成己以成物夫豈曰爽而曰希自造淵源之妙初无咫尺之違方省身交痵之時參乎曰唯無伐善施勞之事回也其幾

士尚志

望道過高者必沮於自畏克己鮮至者每難於力行彼進寸退尺豈足共

學皆人十己千何憂不明必也鵬搏萬里不與俗應壁立千仞弗為物傾定所向於高明之地監此心於悠久之誠洪毅如參造一惟傳心之妙直剛若孟旡万鍾加我之崇

智若禹之行水

大凡物有定勢仍巧則拙事有成說容心必虧循夫天理則源源而不亂雖以人偽則汩汩以失為

變反接

至誠為能盡性

吾知夫理同乎三極也率則為道人均有一天也敗之者情夜息晝亡交喪於逐物斲來夢往自戕其有生惟此常久不已而日月臨照乾健不息而陰陽運行人不異我心惟盡誠反身而樂莫大焉即孟子養存之妙贊化而可以參矣皆子思己物之成

聖人道之極

言之曰道之在人何間愚智人之進道豈旡等夷居之安者僅曰自得舍而他者又幾背馳惟此識造物表行為世師備而全美本具足大以盡倫倫旡

或虧理固難致聖焉實惟蔑以加於本虞帝執中之旨謂其至矣

由文王適正之為

王者財万物以養民

大抵天能生物也非自可以制物物本利民也或有時而病民孟殄而用之固匪乾坤之意若滯而積之又非父母之仁

孝宣五日一聽事

事之興日也有幾微之積君之視事也明勞逸之宜緩而泛泛則甘於自怠求之察察則適以為疲茍匪取中之制曷彰出治之規歷此五日總夫百為功若有光得漢祖朝未央之際治如不過鄗唐宗視太極之時

正秋万物之所説

大抵物以秋成也喜生意之成遂秋得氣正也斯化工之不虧蓋時方流火猶有欝蒸之意而候屆肅霜又為剝落之期今也虛適宵見斗隨酉移肅肅之陰曲成而在是生生之衆何樂以如之

功德鑲白玉之牒

大抵洑洪之休将昭示於萬世繁縟之典豈徒夸於一時彼勳之昭寔是時粗

爾播之詩歌烏能盡之必也取寳帙以編刻煥奎章而具畲蓋聖君顯設有此徽美則臣子論述敢為溢辭想寳訓有書備著尧文之運謀鎮藏於府式照武烈之丕

有功銘書太常

大抵建非常之業者衷不容辭崇莫大之報者物非苟陳賜之山川徒厚爾祿賜以車服第華爾身必使盛烈高標於九仞英名昭映於三辰即兹旌顯自足激衆其他寵異皆非厲臣

品藻

周云成康

大抵治不難致也難於相仍之治名不難得也難於益顯之名賢如夏啓或承之以無度聖若殷湯或繼之而不明俱未若冲人德大於嗣服小子功嘉於仰成獨此並出同躋太平

史官權重宰相

大抵官職相維小不可以加大權衡所係尊亦難於抗卑太尉以兵重相曰等耳御史以言重相猶惮之豈微若簡編之職乃尊乎鸞鷺之司蓋賞刑八柄咸止

一代而榮辱隻字法行異時事孰為大權然後知不然何以致德求材爰起
高遷之請高談字計獨稱最上之辭

第五韻起句　有議論有體面不要與第二韻起意重

莫之致而致者雖以人而勝　命義天下大戒
所宜為而為者不擇利而趨
作古有後先也先者後之法
載事有詳略也略乃詳之基　廿志廣八書
與人以天下者期他日之充廣　大抵為承乎帝
宅尊於人上者在思之聚先
天下之理無隱以不顯　君子謹其獨
君子之行雖晦而益彰
迫而動者不若感而動　號令鼓舞万民
使之隨者不若悅而隨
極之極盛者亢則有悔　天道下濟而光明
勢之過高者卑而後彰

流行一理雖窮千古以不泯　太極運三辰五星
參錯万變不在兩間之已陳
因事以為戒者事大而迹泯
託物以明理者物存而意隨　欹器置坐側
淺心狹量易忍於卑微之論
英雄毅氣常伸於寬大之時　聽言安接下之規
囑理不盡已立則多礙
宅心於大物來而益虛　高祖從諫若轉圜
刻繪之工也欲就而莫就
造化之巧也不生而自生　聖人肆筆成書
民孰无賦也弊起賦民之重
法孰不立也患生立法之詳　什一去關市之征

文與時異豈有意於求合
情由中出故發言而亦同
離騷兼國風小雅

聖人因所見以推所難見
遠物以無形而托之有形
堯考中星正四時

天生地長本隨取以隨足
國用民利非自贏而自虧
王者財萬物以養民

默事之成天地必鑒
希世之寶鬼神所司
郊雍出寶璧玉器

宮庭雖奧也動則民聽
服色雖微也實關化風
孝文身衣弋綈

第五聯 王氏體題謂之立聯或人君或設事或注疏上下文或經語並須隱實親功

周矢既張莫匪斯民之直
商機屢省無非乃儉之闕
三王弋道德

肯令獨鄙之爲周尚爲逆旅
必得如流之杜氏始滸當時
太宗求士如渴

宅心無礙則物我一觀
燭理未盡則公私兩岐
聖人一視同仁

自然之應非施信之能感
相爭之始至忘言而獲知
夏道未瀆辭

聲之在人也隨感以隨泯
言之當理也愈省而愈深
聽言樂於琴瑟

聲動天下必曰明主
無起人心其惟盛時
聖哲之治應如響

琴求以意不求乎形器
舜樂在孝非樂於絃歌
舜琴歌南風

華彼京師何止東游之張鎬
與子逆旅又聞徒步之賓至
唐取人之路多

周制已行何假十夫之獻
漢儀既定無煩四浩之成
以禮爲翼

深稽班固之言取其斷事 春秋信之符
切陋穀梁之論尚曰傳疑
若對孟軻但有撫然之歎 遊聖門難為言
如逢孔子敢與卒爾之辭
昔未獲其人猶辭遠愚疾將
今敢輕其事哉車宜至於中營 文帝勞軍細柳
論將方勤過必遲於郎舍
勞兵未許入姑緩於軍門 文帝止輦受言
未論朔方嗟已形於見晚 武
方閒詞賦恨發失於同時 文 漢求文武如不及
想學在中央宜闢學川之臺 明台
諫觀者聲亦如觀水之難為 辟雍海流
堯屋雖居自見四方之灼 不出戶知天下
舜堂不下果聞庶物之明
舜德升聞遂舉有苗之威 去惡如去草

長子主之固異羣祇之守 固者天下之大器
責臣近此靡究技鼠之備
昔濟濟其儀嘗播以寧之詠 今言字無脉
今斷雖以粗載歌於穆之詩 多士秉文之德
豈不撫遑為將遲於暨播 八政以食為首
圖將柔遠舜尤急於惟時
敢云居梓之碑不登於廸 湯立賢無方
縱曰耕莘之賤亦聘乎伊
當太甲之未明作書以訓 伊尹天民之先覺
雖成湯之至聖亦舉而臣
心既不違雖一點而可樂 民之於仁甚於水火
事非止德則六府以美為 書
堯屋深居晦朔應雨階之莢 不窺牖見天道
舜衣垂視日星存七政之璿
周伯卜畋想賢於呂望 求賢如渴

湯征大足美與白葛之師
率獸揚音肯頒餽壓之品
儀鳳度曲寧思耕耘之醬　聞韶不知肉味古
苑囿死憎惟化民之尋以　文帝以道德爲麗
全體不惜與棄過以掃之
漢皇覧賦慕沽酒於相如
周召皆成感嘉禾之合穎
虞韶盡美格靈爲之來儀　樂調四時和

第五齣終

第六韻

古者 正格

周立九府圜法

蓋昔者聚貨於市創自包犧阜財以時始於舜帝或定厥貢於有夏之日或知其源於興商之世雖裕民之本在古皆有而分職之詳惟周可繼法不有於相通用何由而罔滯盍堅志此利亦取於流泉師古注兹官亦稱於學幣

聖德一日萬應

蓋古者昧爽御冠而平旦視朝日晝訪問而夜分修令方且刻銘以陳又新之德作歌以勅惟幾之命蓋謂凡百先失志治乃可保有一弗謹事將難正

聖人口天下以礼樂

蓋古者汙樽杯飲豈知簠簋之儀蕢桴土鼓未識笙竽之音然聖人居此以深慮謂民俗趨文之將至故其導之五礼以禁其欲教之六樂以開其志儻非挈斯人於限制之中是則速天下於洸濁之地

君子之柄明德威

昔者生民混然同域於是奉聰明睿智之主司廢置殺生之職非尊之以權而惟上

為便亦望之以公而與民立極可不俯加臨照之意默有捴持之力
器以藏禮
蓋昔者許以繁纓而仲尼惜其所司招以皮冠而孟子嘉其不至若曰名器既
輕則孰知天下之大戒品節僅存則有猶先王之遺意重其義故重其物愛其禮非
愛其器
人主天下之儀表
故古者準繩規矩先左右之或踰几杖盤盂亦戒銘之具寫蹟屏以規乃缺矣歌
器以防其滿假若曰凡百皆善庶幾乾俗於醇厚有一未正寧不導民於邪哆欲
其則而象之蓋以尊為貴者
當時
漢斲琱為樸
當是時文帝非不聖而稽古未遑晉參非不賢而盡規徒守雖云因陋而大美猶
在孰與求工而舊章亡有懷朴略之破碎將文為之矯猶尚本純素以崇寬厚微實
生之好紛改謾矜必剗之刀董氏之論更張第諭不雕之朽
春秋信之符

蓋是時權謀相尚而遑恤於庇民名分侵誤而孰知於守器責以包茅者始
因侵蔡之舉假以盟棘者終遑襲虞之志是皆利以忘義欺而濟事使聖人不
載於遺經則來者曷明其大義想當年秉筆深明考偽之由何異昔說經恐有失真
之旨

文王曰昃不暇食

當是時瘠而困詔若尚有困窮饑而先告者寧死老弱調飢興肆伐之歎載渴
起來薇之作彼方仰而以甚切此敢安居而獨樂時不再來已寧過薄豈惟閔
勝莫亦見於如之抑且重文之光明於惕若

漢興民視聽

況是時按劍之爭未戢朝儀取帝之習第闢辟語小哉蛙見之孫述陋矣孫鳴
之張楚嗟爾民昏瞶曾不自覺非我漢興起殆將孰為

孝文身衣弋綈

況是時褚衣兮尚斷箧獄之仁采繒兮未絕和戎之幣方思百姓之憂苦奚暇一
身之侈麗寧肪自衣皂而覲縞俗毋色必尚黃而輕於改制幣頓草於纛室
儉有加於高帝

孟氏功不在禹下

故是時以過門不入而排許子之言以爲歸自私而小白圭之治溺慨想於由己智欲行於无事凡議論所及既以自許使仁義獲施亦能大庇惜也事殊非其功異

春秋一字踰華衮

當是時秦修飾文誇翠被然而秦以狄書衣雖貴以美麗楚以荆而被雖榮而有愧與其彰飾於外物孰若褒崇於片字

金華朝夕說書 成帝時

當是時求書之詔既遠於陳農校書之職復勤於劉向雖斯文浸備无所或缺苟大義不明又烏足尚安得不窮日夜以講論御燕閒而咨訪想上稽舜帝知命汝以納言諒下考高祖得輔台而置相

禹卑宮服敎化 不自足

當是時食宜玉食也惟非食之安車可金車也且鉤車之取日用至儆无非簡素之爲尚宸心過計尤謂端萌之未杜所以制不用於九尺勢頃焉於遂字謂一時觀美若未害事然而世流難貫閱作古以此興慮其斯爲禹未能廢禮略存世室之堂延既以敎文設說兩階之干羽

平日

三拜受賢能之書

乃若春秋讀法則書於閭胥歲時校比則書於黨正始自敬敏成于德行凡
平日參巧若是其審則一旦來士奈何不敬

君子在治若鳳

况鳳也鳴朝陽兮言足為於國華瑞朝廷兮文足昭於王度翔乎千仞德也
可致凌彼九霄忠焉是寓凡平時趍向動與之合矧一旦攄翥或殊所遇

晉晝日三接

因知幣不三聘則在伊尹以難招廬不三顧於孔明而莫得彼未進之初猶且務
於廷訪况既見之後可不加於譲抑

用故事經語引證

聖皇握乾符闡坤珍　人名故事

抑嘗謂湮綠畀姒同此洛書去商歸周均茲天命盡无以發之彼終受其寶
有以主之乃順成其慶倘非顯造化之祥何以表聖明之盛如是則毋煩祝讚泰
元期神策之休不假詞章富媪播蕃釐之詠

共已咊道之腴

噫薇可采也周粟爲可輕芝足茹也漢祿何足貴蓋涵養既深自有樂地而哺啜是圖未爲真味苟非行已也恭毋乃蹈道則未如其後禮豈能羅顏氏之儒有以誠身自可養孟軻之氣

爲君難 暗用事

是何泰豐之朝而忘荒之語力陳盈成之世而艱難之書具寓蓋謹於保寶國者固主德之當盡而恭於責君者又臣忠之不昔在治安之際且有憂之信舉動之頃况非難也想憂夫覆溺番乘國於朽航慮及奔馳察馭民於馭焉

郊上質以章天德 經語

且夫西鄰之禴不在物而在誠南澗之蘋非以文而以實彼致力於神猶匪徇末剏報本於天敢忘貴質是必席也藁桔牲焉繭栗其誠信兮庸表於責信其純一兮式彰於得一豈不見昭如商后車惟木輅之乘配若周王服取大裘之吉

以忠報國不顧身 人名故事 古

是何王尊胡爲而叱馭長驅猿豈胡為而援袍不顧蓋邦家之事比遺體而執重而社稷之靈頼忘身而後固故我盡致孜奉國之為效蹇蹇匪躬之故漢

玉已出有赴死之紀生劉氏既安死自全之兆錯

王者以民為天　故事

噫成胡為拜民數之耆夏禹胡為式耦耕之者得非志既篤於寅畏勢供忘於滿假信知理一而分殊毋曰君尊而民下同舜帝行堯之道拱而視之請蔵公因仲之言仰而觀也

聖人畏死難

其有陳艱難於兵寢刑措之時為痛哭於貫朽粟紅之世蓋古今常有意外之變而君子不為目前之計是必消患於醒釀之始絕禍於胚胎之際捷雖可勝暇如有於魯侯吳或巳平慮尚勞於武帝

高祖納善若不及

不握其髮何遑至於失賢不倒其屣亦奚傷於待士蓋知謙謙之可用是以皇皇而至此

書契代結繩之政

諸言夫網罟未設則攫孰啓於佃漁宮室既興則人豈甘於巢穴惟飲食逸居而心或死用非操符挾劵則信可以結當是時難為上古之治故斯文不可一朝而缺俾堯

舜以來之盛得載典謨如晉庭向上之風難形筆舌

　　取正於經定大號

而况見於功德者表裏於詩書形於詔冊者源流於典誥凡吾君言動无非成憲之合豈盛名贊美敢越前經之奥此或未明他何以報死使韓公著論未滿人稱肯令陸贄獻言徒崇美號

　　文帝致天下英士

至如改容而見將軍也非瀆於尊君相辯而思良將也非忘於臣下蓋敬於已用則必非淵畧於未用追於往者則深冀激昂於來者

　　高祖以爵祿勵世

人徒見淮陰之去項歸劉九江之渡河歸帝則曰蕭相之挽隋何所說不思裂土一分已堅杖劍之志設壇一拜遂决推鋒之計想其平日之韞藏正待此時之淬勵

　　禮刑相爲表裏

且夫秩宗何掌而預彼折刑法家何斯而俾之藏禮豈古人或柰於分職蓋治術相關而同體防其護意則玩意孰萌道以畏心則恥心自啓

明德惟馨

胡不觀腥何所聞而腥聞于天臭何所歆而臭歆于帝而況泉清明純一之行寓動容周旋之際善克彰兮猶死共器之混言必有芳蘭協同心之契高其或纖彰聞寧見於自天苗罔有香逞絕抑令於死世

禮義養人之本

曾國之膳何遽移夫子之心武王之粟何不易伯夷之志蓋食我所重重莫急於禮生我所欲欲莫先於義

國以義為利

孟子之梁何憂乎上下之征宋輕之楚何切於父兄之事若曰惟義之懷則行王之效可必以利而交則危國之機立至

善計天下察紀綱

且以齊未必亡也管子為之寒心漢非不安也賈誼為為流涕蓋國為未張斯乃滅亡之兆經制未立昌固治安之勢治道貴遡本窮源儒者豈私憂而過計

安邊在良將

嘗評之西域一也何仇任尚而服班超先零一也何叛辛湯而降充國蓋係乎主將之賢

否毋誒曰虜情之反側乃知侥勇者祇衆隙以生事養威持重者終服
人而以德

聖化風俗之樞機

且夫風一也何偏於魏而奢於曹俗一也何靡於商而朴於夏非斯民遍異於習
尚蓋上政實閑於趨舍是必驅而之善死不入於軌物動之以德豈特猶於甄冶有
以倡之死難化者

王者財萬物以養民

是何虞書六府必待孔修箕疇八政首嚴農用蓋先以修之則貨至於偏聚
而有以用此則利乃通於公共則知養非以物是棄其生長財不自王孰權其操
縱

善政不如善教

夫何金錢之賞可以愧漢吏之受賕干羽之化可以弭苗民之逆命蓋先於無
耻寧如有耻以且格而強之使從豈若自從於不令

君子以大壯順朴

且夫枚翎雖勇也何懼乎繇蔓之習儀方城雖固也何屈於包茅之問罪蓋

不足恃者力之匈折而莫能奪者理之所在故此時雖既盛而謙以自牧行无不慊而心寧有餘壯實若斯吾其謹乃子王失治兵之法烏得謂剛仲由昧爲國之方宜其死悔

順講

命義天下大戒

故得人心知懼而死假刑誅法守素嚴而靡勞告誡專封不告者誰犯癸卯之禁相率以養者俱守南陔之戒死生靡兄於或渝夙夜盈閑於匪懈體知所愛已回王氏之車威不敢違亦下齊侯之拜

上策莫如自治

兹蓋知己而後知彼者其慮長事外而不事內者其勢逆政體既明則世祖之關可閉戶口已虛則武皇之地徒闢乃知治國之遠猷自是過人之碩畫如條華未具請觀杜牧之罪言若表餌難施何取賈生之陳策

復見天地之心

因知時之肅殺乃所以生物之終窮又從而始令也仁猶蟄伏以來露氣至歸藏而欲止念十月爲坤也已極其變非一索得震也亦幾乎已意在斯乎視

其所以將使積為剛壯四支發正大之情進作泰亨三晝開交通之始

形容

虞箴戒田　一古　有選句

觀夫孑孑旌旄騑騑車馬蕩蕩滌原藪駱罷山野荊州起鳥而梁野驅獸風伯清塵而雨師洒灑我則植旗致珥于其中王乃震武耀靈於其下勇氣无銳於斯極觀无知此者是故游畋之性不禁其有亂乎禋狸之辭既闡足以戒也

君以民為體

又况有德教梁肉以淪彼肌膚有賞罰藥石以療其疾苦詩書焉廸乃耳目號令焉敎于肺腑是皆无彼己之分于以見寬仁之主較如傷之視施仁既協於文王懷由己之思明德又符於大禹

聖人陶成天下之化

又况運工宰之道道設而神存發鼓舞之令令行而風靡範之以禮而舉无僭侈之俗甄之在和而兩得剛柔之理凡漸摩陶染為化不一亦變化成就其機在是董子著在鈞之論上以是從揚雄形有器之言人皆可使

賢人國之利器

茲蓋有學校漸摩兮與之陶成有爵祿砥礪兮使之勉飭在外閫則批折患難
立中朝則剪除姦慝動每濟世功期利國良由上聖之善任遂得百官之效職邦
有史魚之矢直道以行邑皆言偃之刀聲歌不息
聖哲之治應如響
良以夫號發而鼓爾萬民言出而傳諸千里謳歌之歸欣躍啟聖雅頌之作歡
呼盈耳聽之足以聳動聞者從而興起何響如之至神若此詔頒雷厲音逮幬於
四馳里表風聲世寧更於三紀
歸功
日者人君之表 百
宜乎發蔀燭幽判蒙釋瞽葵傾心而華夏知向雪見晛而姦邪孰侮豈亨
廣照時稱尚大之王離德方興世仰繼明之主
復會諸侯於東都 古
故得規閒洒水之湯湯美播鸞聲之噦噦崧高之褒兮配湛露之燕賞韓奕
之命兮等彤弓之錫賚眷舊業之增光暢王圖之克再莫救周祀可賡清廟之章
思彼禹功不愧塗山之會

知者樂

寧不謂古今之變而人物之繁天地之大而鬼神之秘人皆昏昏而莫之其一此獨昭昭而能畢其事宜爾休而爾游自不怍而不愧從容濠上乃知莊叟之若愚憮悴江濱孰謂屈原之如智

蘇武歸漢 古

至此脫虎口以全生仰龍顏而就列洛髦殆盡而漢即猶在白髮何多而口塵未絕十九年遐陬不屈孰援孤蹤二千石重祿雖優未酬壯節

難疑 斷凝不同並要結處有力

求良吏不可責文學 古

是何儒雅飾吏而吏事可概春秋斷獄而獄情自覺蓋念治人之本惟此汲汲非謂文士之中皆其齷齪儒全通務之能愈見收功之卓然而未能達政雖誦詩亦奚以為既曰有民豈讀書然後為學

天子不求邊功 古

雖然以文王之聖嘗肆伐於崇墉以宣后之賢且濯征於徐國蓋當用不用則是曰忘戰而得已不已則固能累德故我開宏天下之度休息生民之力遂使

捧觴都護罷也鄯善之西抵掌將軍絕意伊吾之北

文帝愛民如赤子

雖然定讞至死也法若太苛犯蹕欲誅也意何少戾蓋梗朴不弛斯无敗子之失而姑息太過是特愛人之細无所不用其情殆其所以為帝化形扶杖更於癃老之頗觀俗易借耡毋復少年之流涕

大昕鼓以警衆　古

議者謂禮以時講也何取於昕敬本心形也曷資於器蓋真誠之念常起於夙寤而感召之機亦由於聲致宜乎先振耳以聳動表一人之臨視

詔郡國舉賢良　古

勿謂貢舉之法制自祖宗詞科之應皆其儒雅然張尋丈之網則當天之翼難取設蝸蠅之餌則吞舟之魚或捨苟並文徒墻壁之掛恐高士困林泉之下當如此世祖令求方正之人更效孝宣俾選直言之者

八政以食為首

或謂信以立也食雖去以何傷禮為重也食雖輕而奚病然念農桑勸則忠信之道乃著倉廩實則禮節之風始盛苟不務本奚其為政如云所重証容喪祭

之加若論阻飢敢後教刑之命

正秋萬物之所說

分謂夫葉落兮氣悲蟄坯兮殺蟋蟀蛄不知而何有元化蒲柳先彫而莫全正性彼一物失所未為造化之累而萬品苦成由得陰陽之正昔令宋玉尚嗟草木之悲柳使幽人咸詠稻粱之慶

周立九府圜法

或者謂財本裕民制宜同俗何天府所藏特守國之正寶何玉府所職第掌王之金玉殊不知貨財之物與玩好以共守民穀之數亦從藏而俱錄蓋將通四海之利豈止供一人之欲自太公制此金刀寶利以无窮何景后更之錢幣重輕而不足

文王重易六爻

是何黃帝弧矢蓋取諸睽神農耒耜先求諸益意自昔以大備豈于今而重畫殊不知象雖未形而理固已具聖不繼作而隱何以索載觀重後之畫文須信畫前之有意

上應遠地則堂高

勿謂禹門不入也宮室惟卑先階至陋也茅茨不翦蓋一時之治雖儉素之
可尚而萬世之分宜等衰之必辨

文王爲大雅始

議夫聲詩之作既始於七章書禮所述宜乎一理何説命之後始載西伯何月令
之終方云世子彼皆雜舉其事此則推原其始

天子試士於射宮

毋曰射者技也豈禮之能知文而武也寔其儒之所耻夫山仁貴即進士之仁貴體爾
夫子乃多能之夫子欲其精察於賢能孰謂不由於弓矢

漢網漏吞舟之魚

是何菹醢彭越弗宥以忌遠猜貫高且疑其叛蓋祗觸于中皆所自取如蕩跌于外
未嘗不寬初无意於周民宜除煩而興漢

文王與天地合德

或謂天不爭也何事伐崇地主靜也胡爲遏莒彼皆自棄於戴履予豈求勿於
爾汝盡知四方臨照罔不徧覆庶類蕃殖疇非得所若參造化以並觀皆即斯心
而是舉

孟軻勇於義

或者謂宿於晝也濡滯以光誅沮於臧也阨窮而不遂迹且尤困勇何足議殊不知常情處此不挫則辱自軻視之愈輕而肆所謂能者天不能者人詘其身不詘其義

聖人道之極

抑嘗從事父之孝子曰未能濟衆之仁堯其猶病以周公或難盡於智以大禹且弗優於聖蓋至足常若不足故既盛愈懋其盛儀全茲和順豈容禮樂之去身如致乃高明亦本中庸之率性

垂後世

渾天義

厥後一行置之凝暉景詢創之暗室或鑄於錢氏之浴或推自淳風之術凡此規畫皆吾祖述輪有天輪兮七百餘宿以布上規有月規兮十九分度而之七故得室中以唱合符占候至之星應下而覘應法驗西行之日

合宮調元氣

果而天應瑞雲地零膏露河圖出而祥物駢集庭草生而靈根萃衆凡今焉上

格於和氣皆向者下通於言路則知羣情无壅而天意隨感一室微而元功昭布

文王孫子百世

又況有道曾孫太平君子廣文之聲繼志尤善覲文之光卜年未已凡今焉嗣統以不替皆向者盡休而至此

吾非

仁之為器重

吾非立論太高而置斯道於无傳語人以難而啓群心之自沮且舜之聖也於博施以猶病張之賢也尚並為之難與其蓋善端所抱雖云此性之皆得自人偽一開解矣斯心之克舉所以行者莫能致也義兼述於戴經言之得无翊乎訓亦盡於魯語

大德必得壽　古

吾非浮海求仙也為武帝之游服藥長生也有唐宗之惑不求諸外而永福於內不必於天而必吾之德惟其日新於湯銘抑使民躋於壽域如是則千二百歲已同成子之終身七十五年寧羨中宗之享國

文帝馳射上林

吾非大苑囿以為弋獵之娛吾非飾臺池以極遊觀之麗蓋轉无用為有用神聖之深意而防將然於未然者國家之遠計

撮題字講

乾坤易之門　蔣彤容成辨論　古

茲門也規摸於三古聖人之工開闢於太極兩儀之始樞幹大衍當環河水屋成尚大之豈基立剛中之履耽耽乎大壯之棟宇穆穆乎家人之父子非確然而隤然孰主是而維是釋如王弼第云自户之開擬若楊雄未免向墻之視

聖人有金城

是城也實不惟物所寶惟賢險不在埶其險在德既莫能灌以智伯之水又不可下以食其之軾有裴度兮護我北門有申伯兮藩予南國英威屹若以可畏外侮覦之而莫得儼高皇重士美頌劉敬之建安使秦始用儒何用蒙恬之築北

大聲非特雷霆

是聲也隱天地之宮商祕神明之律呂以木鐸鼓舞乎號令之表以金口發揚乎始終之序非徒動之而莫疾雖欲聽之而无所

周公一飯三吐哺　辨題字起

吁飯未必一也見頃刻之不遑吐何用三也示勤渠之若此懍非好善以忘勢殆恐驕人而失士我是用享膏粱之甘則弗思茶茹之拔嗜珍奇之美則養念惡亨之以惟吾身之奉視之蔑如故庶羞之輟特餘事耳志惟善繼食无文后之遑道本相傳饋有夏王之起

孝文有刑措之風　辨在撤句

抑聞之君子之論當致謹於毫釐異代之政固難求於全備矧此謂之已措則尚存四百余獄之斷槩以不及則且致二十三年之治不託以風焉明其意

仁之為器重　辨起

謂仁為難耶昔吾分之當然謂仁為易耶得其門而或寡蓋處以恕心則羽无必舉之理奮以強力則鼎有能扛之者欲其任重而若輕要在常操而勿捨彼力雖有取吏吾未免於小哉聖且不知子貴謾疑於何也

封事謗木之遺　辨左撤句

君子之論當謹於毫釐異代之制必求其趨向矧此謂志其所陳則非揭於五達之地謂隱而不言則又戴於庶人之謗僅予之遺斯明其當

洛出書　辨起

議夫孰非水也何必洛之宜孰非瑞也何必書之取盖洛惟土中中國可以均昇而書曰皇極極尤宜於會有宜在天先秘予之心而此道属執中之后春顧彌深祕藏則不

三代河洛出圖書　辨起

圖本授羲何有三王書惟畀姒何關二代蓋方其創見謂之異以特紀繼是為臻視為常而不載矧世雖異而德同豈實有時而地變

王建路鼓于寢門　辨起

或者謂鼓政有六何路鼓之必存門禁有五何寢門而乃建蓋取其大則音本易達況置於內則勢非絕遠光朝之頃或憚聽政有不平之鳴於茲聲愬

殷周井田制軍賦　考異

抑嘗稽歷代之典章考當時之法度何因民制兵周禮備載而立官設衆殷書未具豈知高宗伐荆必於此以衆旅文王治岐亦由茲而定賦苟能即是制而觀孰謂非以農而寓

孟冬獻民數　辨在繳句

愚嘗繙覯姻曰一之書周考周家之政六官皆官也何特重於刑典四時皆時也何
獨嚴於孟冬蓋會計之登惟在歲杪而獄訟之掌尤關民命宜天時肅屆
於六陰故戶口畢稽於兆姓

引類　疊用

鑒燧取水火於日月　似被尊此

非死蕭焫其鄉和於白灌或假於潢潦或陳於新標然用於人者慮其
或褻而得諸天者薦之必受想天鎔作金盤之液光際層霄散為玉燭之陽和
薰九有

寶玉展親　似被明此

且夫明以文章亦有旌旗俾之征伐非無弓矢樂焉大呂姑洗官則宗人祝史又
何必寶以示信玉而致美蓋念其藩國也即鎮圓之類其維城也亦連城之比于
以用之亦惟展此

親享太廟　似被尊此

有太祝兮主爾禱祠有宗伯兮先予省眡圭幣則諸侯之助籩豆則有司之事
惟肅明祭祀親率已以故雖肅辟公各共爾位豈不見當年耕籍粢盛躬秉耒

之勞此日入門體薦效牽牲之義

覲漏水以分晝夜 假城尊此

豈无璇歷以定八時亦有土圭以致日晷然年歲多歷則或致差舛風雨如晦則

如何瞻視儀云取正於卯酉无若相生於金水

萬民利害為一書

司馬之版數僅及於人民司空之圖掌惟關於輿地彼遠近多寡不過末節而惟

欣慼歡尤關大事焉可不盡意不盡言所謂如是害如是利儻事關農畝進亦與於

百官如稱及賢能獻已先於群吏

聖人格言為元龜

豈无舊德之龜也可備咨詢亦有謀臣之龜也足資討畫蓋卜於賢不若卜

於聖驗於今豈如驗於昔

取士詢鄉冊之譽

且夫論選亦有司徒薦賢豈无百執盖左右曰可未如國人之可鄉士謀及不

若庶人之及

法令人之隄防

非无教為隄防也足以閑邪政為隄防也以之率正然非刑何以弼教徒善矣
其為政是宜章則約漢鼎无鑄鄭于以防川險之心予以制水湍之性

先賢思齊 但從明此

彼有去相如之遠而切慕於相如生顏子之後而仰睎於顏子出於傳聞猶務
與合德之親見云胡不以是宜利行勉行成功則一也彼人予人有為而若是一覩
紫芝之眉宇卓爾在前庶幾端木之肩墻進而不已

尭煥乎有文章

且夫舉如太宗也猶有煥然之文嘉如武帝也尚見煥然之令彼後世哉之尚
見於至著自當時言之足之其甚盛

無聲樂 以彼尊此

彼有弦雖無而猶有於琴鐘曰啞而未離於器孰若我無聲乃聲之妙不樂之樂
為樂之至即其鼓舞之神託以揄揚之意想夫九官相遜无煩韶舞之諧萬
國咸寧何假咸池之備

黃帝以雲紀

至如取諸隨則服乃馬牛取諸睽則利諸弧矢彼象隱於卦尚勤探賾之妙此祥

著於天敢後命名之理

冠帶圜橋門

至如羽林冠鶡也猶欲造於縉紳口口帶犀也且願陪於禮樂矧明時素被於教養而德意屢沾於優渥固宜來觀上國之光仰其先知之意未多正觀八千枝詫於授經固異本初三萬譲聞於游學

仁者樂山　擬波尊此

厥有倘徉盤谷之居嘯咏西山之景標桂北岳茹芝商嶺徒知物外之為樂烏識性中之有靜一真不鑿即純罷固有之天萬象自全有廣大高明之境

吳公治平第一

彼朱邑第一也猶聞於北海之邦黃霸第一也亦見於潁川之治然罕見為奇者寧如創見之為盛屢書為美者豈若特書為至惟其克著於成効所以獨高於良吏若璽書之寵豈後其褒如逢金秩之增必先其賜

什一去關市之征　擬波明此

至夫禁弛澤梁布蠲夫里利民之意惟恐不厚征商之法豈容自始是必首道御取予政權歛弛貪死碩鼠之太重損若攘雞之速已且異漢增賦算搜及於城門

唐變租庸與役滋於宮市

忠臣之諫有五義　假少明多

且以中說陳七義而諫列於終國風序六義而諫言所主彼泛然立說僅得其一此見於進言特詳以五刑惟君聽之難必正賴臣諫之悉吐再三其說毋謂太瀆萬一或從豈云小補

大禮必簡　假小明大

其或百拜何為獨盛於賓三獻何義而特行于社蓋此禮之大彼禮之小故彼儀以多此儀以寡文不在茲素為貴者

叙前代來歷

七制役簡刑清

蓋曰君非虞舜孰不窮民治匪成周誰其止辟三王而降方嗟浸失於古意兩漢以來猶幸有存於遺澤戍役減於十二獄僅存於數百

石渠論五經同異

亦知夫在孝文則置博士之官至武帝則建藏書之府彼一時先務雖以崇尚而百氏雜說未閑去取果將傳示於來世可不辨明於遂字訛因正於亥三缺亦存

於夏五講而稽合異時曾賦於西都會以考詳故事復行於白虎
英俊舒六藝之風
若昔篋記亡三龍謗襲六心潛帷下之董口授濟南之伏然亟盡以前經尚
道憶追準輸之議教方古復遠揚聖訓之溫溫力振文風之郁郁儻滛亟可戒
十經亦想於其言如朴略猶存入隸寧誇於能讀
成王以周召為師傅
思昔武訪商箕文師尚父家法相傳皆有賴於模範孺子何知敢不親於弼
輔容邇正人所習皆善養或聖德不為无補
殷周井田制軍賦
非不知爲區之畫始於黃帝之時一旅之衆見於少康之世雖規摹已肇於昔
然疆土未詳其制惟此公私田畝之燕足衆寡夫家之必計俾自給於供億豈
外求於守衛
敘前代之失
七制役簡刑清
豈不以道徵姬末而侵失典刑人厭嬴秦而未蒙德澤五流有宥而變成渭水

之慘三日用力而轉作長成之役得不文書益務於簡省宮室毋為於
增益非徒追王制之風亦以壽吾民之脉邊無收焉豈惟減賦之什三網且漏魚
奚止斷刑之數百

封事謗木之遺

竊嘆夫鼓不立而諫路莫通旌不設而善蔵炎伏古人美意既掃地以殆盡
臣子有言庶遺風之可復旁來列辟之封事是亦後王之謗木毋煩防口至
于周室之監寧使非今加以秦人之族

反題

聖人能内外无患 古

向非當死事之時預為有事之防思未危之日常若至危之在五教既敷
也復懲僭夏之悔四吏既懲也尤飭保邦之誨則何以致内外之咸寧措邇遐之至
又且異秦城漠北變聞大澤之間魯伐顓臾憂在蕭墻之内

守口當世之急務

非不能兵接鴈門師張狐口鼓行塞邊幕之膻長嘯繫其裘之口雖云在我
以操縱然亦相時之可不蓋當攻不攻類失柔弱而可守不守又徒紛糾

君子所其无逸

又況便嬖讒佞取媚者易投聲色玩好交攻而未已或耽樂之日多戒懼之日少或黽勉之念消而怠荒之念起謂吾身於此一不察焉則君心易搖轉而他矣乃知翼翼之誠意其在乾乾之君子

王者財萬物以養民

向使井地不授孰知制祿之平里布不施孰遂為民賑之願貨滯兮商病糴賤兮農困則何以飢食渴飲夫耕婦販惟古今相望之道故爾衰殺不均之怒

得志澤加於民

非不能退居北海之濱高卧東山之側然念天之愛民也故生我以輔贊我之得君也宜推誠而報塞入司台柄則收濟旱之效出典輔藩則稱承流之職惟儒效之盛行俾民生之各得沛作其御之雨歡動群心施為傳說之霖思畢萬國

書斷自唐虞

向若刪定之際自无高世之明予奪之間未免後人之議於茲默數篇冀得其要領削後乎千載孰知其盛事惟其剪截以在我乃見傳流之有自

仁之為器重　反起正接

吾非立論太高而置是道於无傳吾非語人以難而肇群心之自沮以舜之聖也且博施之猶病以張之賢也尚亟為之難與蓋善端所抱雖云此性之皆得自偽一膠辭矣斯心之充舉所以行者莫能致也義無述於載經言之得无詒乎訓亦垂於魯語

黄帝班示文章

吾非過為粉飾踏末俗之趨文吾非樂於紛更私一人之用智蓋亦居野處已存宮室之理羽衣皮服自有衣裳之意

周家忠厚成福祿

吾非靳於受祿而始務於宜民吾非必於介福而遂豐於肆祀蓋君心所存本乎觀效之念而世德既久自有得天之理

全韻

欽皆建太平之階　一是一非

御嘗考曰功曰道爭議是非或黎或和互言利害方衆論之不一在宸心之默會奈安國之謀屈於武帝而鄭公之疏從於唐太遂使化猶未廣譏云斯路之臻効欲必成不出所行之外

脩身則道立　　方經

抑嘗究大學之本原採中庸之淵浩何尊賢懷諸侯終始兼舉何治國平天下後先可致盍不覩不聞首嚴謹獨之戒而如琢如磨曲盡自修之道豈不見極興避興仁之效機有所先推盡人物之誠端由此造

人君正心正朝廷　　皆非

噫大學之道以誠為先春秋之文自貴人者始奈何武皇惟多欲之累唐太宗有將功之喜東朝何所而容棘下之議庭何地而使樂工之薦所以然哉誰之咎矣以至仁施徒外尚難容禁闥之臣懿德內多猶莫掩閨門之耻

舜歌南風天下治　　皆非

厥有披襟以當大王之雄擊筑而鳴故鄉之志未離小己之為智焉識太平之所自謂楚人安得有此非與民同令沛邑習而和之不幾兒戲

賞罰无私如天地　　皆是

彼孝宣之璽書以獎夫課最之優文帝之金錢以愧夫賄財之受政聲或減則思以斬於相國與議靡容則刑豈私於元舅雖云自我而出然亦何心之有遂使當時議此聖推允塞之克後裔述猶得取能倖之厚

第六聯

如云所重詎容喪祭之加
若論阻飢敢緩敷刑之命　八政以食為首
秋毫毋犯又懷父老之心
羽檄一馳已據全關之地　高祖舉秦如鴻毛
儻事關農畝進亦與於耆宿
如稱及賢能獻已先於羣吏　為民利害為一書。將見
山河顯秀果宜帝者之定都　溫厚之氣盛東南
故得雲霧呈祥迺使當年之王氣
房雖告病嘗諫伐於唐宗　退思補過
良寶居家亦定儲於漢祖
鬼方必克豈遲高后之三年　中興日月可冀
玁狁自平何待宣王之六月
推而範俗備无僅者之為　孝文身衣弋綈
用以齊家衣蔑夫人之曳

如令俾后昔云伊尹之恥予
若論啟王未許啓人之如我　責難於君謂之恭
汝其敬往宣眷旨之勤渠
朕實不忘記屏間之姓字　天子臨軒問刺史
重夫刺史寔當年孔保之意
置彼學官亦昔日義方之教　太宗護民如子
但聞列位競揚宣后之休　事聖君无諫諍
不見忠臣復蹈比干之死
如云好善未能文武之前　輿議稱太平
若論措刑不在成康之下
想流傳自孔理萬貫於始終
諒波及于唐文亦稱於良美　舒向金玉淵海
未能忘武府兵益重於關中　太宗功德兼隆
儻欲崇儒文館復恢於殿左

縱不修文學亦先緜蕞之儀
如有意表章敢後謌歌之作　六經以禮樂為急
嘉謨悉告由禹皋昇而知之
謏說自消雖共鯀不能塞也　舜闢四門
一再傳而得禹則尚可貽
千餘歲而有文謨猶丕顯　堯舜之盛有典謨
尚餘賈馬且知諷誦之可為
雖後成康未信頌聲之已寢　詳賦與古詩同義
想衣裳而御下黻繡敉之文
諒祭祀以陳前映王巾之列　王位設黼扆
集鰥寡於鴻鴈得其所焉
譬口口於蚕蚩驅之而已　鈐句　宣王內修政事
數或登於周甫拜而受之
卓如庶於虞朝拱而視也　王者以民為天
第六韻終

蕭規已就何妨曹相之酎醇
晉捷既聞不覺謝安之屐折　臣以安社稷為悅
等而上也仰考帝者之由仁
抑又次焉術究伯圖之假義　用國義立而王
一開阡陌詎聞秦俗之聊生
再變租庸隨見唐民之害端　周合畝而徹
雖發飛揚之詠第欲安劉
縱懷喜閔之心未忘私留　雲行雨施天下平
想刑清而簡繳兕頳尾之嗟
諒民一以寧治淺小鮮之亂　漢網漏吞舟之魚
竊卜擬雞之喻請以輕之
閩殊碩鼠之貪刺其重也　什一去關市之征
鶯聲鷺序朝已振於威儀　以禮為翼
鳥哺鴈行人自申於孝悌